

疯门全书

者不少張子云疲瘵殘疾皆三兄弟之類
連而無告者也不其然乎顧治是疾古今
既少專書方亦寥寥而庸輩偶得一二方
私爲祕本挾此以索重貲及叩以病源藥
性茫然不知其故精醫之士又或畏其穢
汚而不經心或目爲止報而托於緣定使

抱是病者有病無藥致自縊投水死者往往有之余甚憫焉究心多年治不下數百餘人爰著此編舉其綱張其目條分縷晰三易寒暑頗費苦心閱是編者豈惟可以治癘亦於分經治病之道可得其概矣有心者廣而行之亦吾輩隨地利人之一端

也歟

嘉慶元年孟夏月初九日曉亭主人書

序

疾病之最慘最酷最易傳染而不忍目覩者
曰瘟疫曰癘瘋仲景瘟疫論兵燹後盡失其
傳賴姑蘇吳又可特闢手眼破叔和之籬藩
接長沙之心傳參伍錯綜委曲詳明至今兆
民賴以生全獨癘瘋幾千百年明哲代出無
不爲之束手聖如丹溪治效四人後三人猶
復發而斃以故患是疾者戚里惡聞骨肉遠

避痛苦之餘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甚至有投
水懸梁自戕其命而啣冤地下者則癘瘋之
慘酷比之瘟疫殆尤甚已乾隆嘉慶間是疾
吾省罕見今則村落中十里五里處處咸有
天地殺厲之氣愈積愈盛或曰爲正報或諉
爲劫運余竊非之夫病各有因外而六淫因
乎天也內而七情因乎人也癘瘋則地氣所
主而天與人從此應之大抵染是疾者惟東

南最盛太河以北未有也豈非東南地勢卑
下魚鼈龍蛇之蟠踞濕極生熱熱極生濕二
氣互蒸常則爲嵐爲霧爲烟瘴變則另有一
種濁氣穢氣毒氣與夫似濁非濁似穢非穢
似毒非毒之氣從地而起人在氣交中如魚
在水無隙可避輕則傷及肌膚重則傷及筋
骨又重則傷及臟腑苟非有人焉仰觀俯察
洞見其源而設法以救之豈能使民無天札

哉余賦性素懶攻舉子業亦不求甚解而於
岐黃術獨好深湛之思每念百病皆有方法
何癘瘋一門獨無專書行世豈天道之好殺
與抑人事有未盡與嘗以此語質之全石劉
席觀先生先生曰是書吾家藏有善本係廬
陵蕭君曉亭所手著治經千人應如桴鼓嘗
欲刊印萬本遍送鄉場應試諸公惜有志未
逮臨終以其書授余謂余能不負所托今老

先大父醒初公素稱博雅

廷

試南歸由蘇杭書肆購有古今奇書除經

史百家外如天文地理以及醫卜星數無
不精通其術先君子曉亭公幼承庭訓曰

授最真而於醫道更詳蓋以醫乃仁術可

以濟人誠如范文正公所謂願爲良醫也

嗣是先君子醫人神效素不受謝遠近踵

門求方者益眾惟治癘一途尤殫精竭力

旁搜遠索又得各家祕本斟酌損益歷數
寒暑而始集其成而更遵仲景六經之法
治之以故醫痛百不失一欲公諸世誠恐
傳非其人或以此爲射利之門一再傳後
有失其真者矣鈴陽 劉全石先生孝友
成性古道照人與先君子氣誼相投爲知
心交而於天文地理醫卜星數互相參稽
如是者有年歲辛酉先君子病篤遣价迎

全石先生於分宜至則縱論古今其病若
失一夕謂先生曰爾我治癘一法所活不
下數百人欲將所註癘疾輯要及所記癘
疾備要二卷俟歲貢後刊刻萬本卽在江
西鄉場分送應試者又聞粵東多癘亦印
送萬本遍送鄉試諸公今墓木拱矣無後
望矣若成此事非君未有可託者乃檢出
輯要備要二書再拜而授之先生亦再拜

而受之二人握手淚下馨等亦泣而誌之
不敢忘不逾月先君子捐館舍矣厥後
全石先生罕至吉州而馨等兄弟亦橐筆
遨遊羊城十有九年饑軀依人未能刊布
其書今仲夏先生命其主器東昌君晉署
來舍道及同邑孝廉袁春臺先生欲集
同人刊布此書馨聞喜甚愧甚愧者馨
兄弟徒讀父書不能成先志也喜者喜善

與人同得有

全石先生與孝廉袁君

乃檢先君子手定原稿交東昌君其再拜
授受亦如前他日刊刻成書分布天下俾
癘疾不降民無天札是卽全石先生與
孝廉袁君之功也亦卽吾祖父之志也
而馨等兄弟何有焉是爲序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季夏朔日廬陵一山

氏蕭桂馨謹識

跋

鈴陽劉全石先生博雅士也亦端慤人也
自棄去舉子業究心於天文地理醫卜星
數特見精妙垂老時在舍親歐陽質中昆
季家得挹其道範數相把晤忘年結契並
其家嗣東昌君亦得間與道欵往時與廬
陵廩膳生蕭君曉亭先生相友善曉亭邃
於醫於治癘一門尤屬專家癘門本少傳

書亦乏良方乃遵仲景六經之法苦心冥
索三易寒暑分列綱目詳加註釋成書二
卷名曰癘疾輯要癘疾備要以之治癘百
不失一嘗言全活不下數百人欲刻行世
未遂歟志以其書託全石先生梓行以先
生敦氣誼重然諾謂能不負所託後先生
商諸家孝廉春臺君春臺偕同志慫恿就
梓未及付剞劂而先生捐館舍矣春臺亦

頻歲留滯京邸此舉遂不果今歲之暮春
東昌君已將是編授諸梓人因再一言以
識顛末行見書成不脛而走天下天下之
染是疾者立起沉痾何厚幸也東昌君可
謂克廣德心能成父志矣全石先生真可
謂有子並幸能不負死友矣事之成廢有
時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信夫

道光十六年暮春月宜陽曉村袁壯輿謹

列國全書
識